

这个地球上,迁徙无处不在。
从磷虾到座头鲸,不少动物耗费了生命的大部分“在路上”。每年六七月间,上百万头角马在茫茫非洲大草原上的集体奔腾,已成为经典画面。在水中,鲱鱼、大马哈鱼的迁徙是悲壮的,这些鱼类“生殖洄游”的本性,让它们不惧一路艰苦的逆流与出没的天敌;高原上,藏羚羊的迁徙是奥秘的,它们为什么每年会沿固定路线、跋涉一个多月去朝圣地般的卓乃湖边产崽,一直是个谜;天空中,冀羽鹤的迁徙是神圣的,外表娇柔的它们竟然每年飞越珠穆朗玛峰,抵达印度北部的低地,体力透支望人山脚者不计其数,却仍旧百折不挠。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这也是《迁徙的鸟》这类纪录片能感动那么多人的原因。

人类的迁徙又何曾轻松过!梅洁所著的《汉水大移民》去年荣膺徐迟奖,这本书的内容就像它的外表一样沉甸甸、厚朴朴,一次次对丹江口居民的家庭迁徙情况罗列铺陈,让那些看似冰冷的历史数据转眼变得鲜活:1958年丹江口大坝开工建设,到2005年丹江口大坝加高,南水北调工程中湖北共移民47万多人……这迁徙的故事,虽不比小说的文采和诗的雅致,但一场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早已是不须染饰的真小说。

放眼到全世界则更不胜枚举,每一本历史教科书都会涉及到某一民族的奔波流转,从维京、日耳曼、斯拉夫人,到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以及原住大漠南北、最终远走欧陆的匈奴人。这些集体迁徙大多会付出很大代价,能存活下去的不是强者,就是幸运儿。不过,我们再来谈谈个体语境下的另一种迁徙,它同样会历尽艰辛,然而目的地却特别稳固地等着你的推门而出——可简言之:“回家”。
西方文化里,奥德赛一直都和“回

家”意象紧密相连。作为荷马史诗的一部分,《奥德赛》着重描写了主人公十年海上漂泊中最后四十天的经历:他历尽艰险后化装成乞丐返乡,终与忠贞不渝的妻子佩涅洛佩、勇敢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团圆。这么一次回乡,在荷马的笔下变得五光十色、跌宕起伏,真算得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桥段”,不过作家哈金提醒过我们:“奥德赛回去和妻子见面后,说还要走,不是说抵达就好了。”

相比集体迁徙途中的客观挑战,个体回家时的心理矛盾恐怕更占主导地位。如大作家乔伊斯1922年所写的《尤利西斯》(《奥德赛》的另一个拉丁文名字),就借助古老传说的框架,把主人公布卢姆一天18小时在都柏林的游荡比作奥德赛长达十年的海上漂泊,体现出生命个体孤独、复杂的精神状态,视角这么一换后竟也铸成不朽经典;而作曲家蒙特威尔第的《尤里西斯归乡记》说的也是回家,清唱部分很大,充满着“以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的骚动,既保守又不安现状!这与几百年之后的理查·施特劳斯遥相呼应:《堂吉珂德》的变奏十中所描写的是另一幅回家场面:兴奋、欢快的桑丘主题与堂吉珂德在木管缓慢上、失落的行进以对立方式发展,矛盾不也多于舒畅吗?

其实,生物群体每年的迁徙,与无数游子每年一至两次的搭车返回故土的奥德赛式归家,从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哪怕再难,此行不弃。无论外面有多大的惊涛骇浪,飘荡着多诱人的塞壬歌声,远行者总无比坚信:那个或有形或无形的目的地,必将见证他,或它或它的重回。哈金所暗示的不错,不管是冀羽鹤、匈奴人,还是奥德赛或者丹江口居民,我们所走过的漫漫长途,都只为有一场新的开始。

迁与回

詹湛



茶器

余悦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到那种上面堆满茶具的巨型根雕茶桌有些拘束,觉得一件原本应当古朴纯粹的,被这张涂满厚而不均匀油漆的却让主人自觉颇有面子的家伙变得功利。对我来说,一个光影斑驳的整洁空间,即使只是一张朴素的木桌,垫上一块平整干净、图案清雅的茶巾,泡茶的时候尽量注意“滴水不漏”,有不小心溢出来的水渍随手轻轻揩去,反而有一种闲适安然的感觉。

千利休说,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温暖,炭要放得适当,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的秘诀。与其追求名贵茶器,不如学习千利休将生活用品随手用来作为茶具,千利休没有收集任何名贵器物,却发现和创造许多名具,农家水碗、开裂竹筒,几乎每一件他挑选出来的茶具,都为后世茶人所欣赏。

舒国治在《流浪集》里曾写到五十年前的台北,水田广布,村意犹浓,光头长须老人与裹小脚老妇尤其多,树下稍坐,若有野茶亭,所谓“四方来客、坐片刻无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者,倒是颇适合的。这大概也是一种喝茶的野趣。便因喝茶,判出了一个城市是否宜于人之移动、观赏、停留。
所以,喝茶,无关别的,只关乎自在。



夜听一档评弹说书,尝一碗芡实莲子汤,是当年老弄堂内高级别享受。
以前秋寒上市,弄堂口水果摊边煤球炉上置一铁锅,一大锅老乌菱热气腾腾,香飘街头,一角买一斤,曾见一位踩三轮车的人买了二斤坐在路边吃菱,说是当中饭吃啦!

温润素鲜尝秋实

杨忠明

小朋友围着他哈哈大笑。现在小园搞不清菱的品种,菱有角,故名菱角,菱于夏月开小白花、淡紫花,夏秋结实,在吴江工作的上海书法家刘国斌先生告诉我,菱有三角、四角的叫菱,二角叫“菱”,二角小的叫“沙角菱”,圆角的谓“馄饨菱”,四角野生的俗称“刺菱”,菱色鲜艳,绿菱红菱,入画雅逸,苏州美食家蒋洪先生喜欢用嫩菱剥肉做菜看,别有清趣。过去上海人厨房里用来勾芡的淀粉都是用菱肉做的叫菱粉。

春风沉醉的夜晚,汉堡历史博物馆。来自政府、媒体、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4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见证了一场特别的仪式:一辆蒙着岁月包浆的竹制黄包车玩具,被放入正在举办开幕式的展览。

那是2011年5月19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德国汉堡市文化部联袂主办“流亡上海”展览。

馆长陈俭回忆这辆小黄包车的来历:约瑟夫·罗斯巴赫1944年生于上海虹口,他居住的汉堡市中区在2007年与上海市虹口区建立了友好城区关系。《汉堡晚报》报道过两区结好新闻之后,专访这位“上海犹太人”。采访时,约瑟夫手捧一辆竹制黄包车,告诉记者,自己的一大心愿就是回到虹口,看看这个区域现在的发展,也看看还有没有飞奔的黄包车。“玩具黄包车、虹口,这些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当年要不是中国人帮忙,我们早被杀害了。”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温馨历史记忆的玩具黄包车,后来成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征集到的第一件实物展品。

小黄包车的主人垂垂老矣,但还是赶到展览现场,面对上海外语频道的镜头,讲述

五年终生难忘的童年生活……
2007年筹备纪念馆布展时,要寻史料,居然拿不出一件反映当年犹太人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东;要寻故事,连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也讲不出生动的故事。“博物馆应该实物满坑满谷才对啊!不然,我们讲故事,人家会怀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等那些老人都走了,就连故事都讲不出了!”陈俭要求志愿

与时间赛跑

潘真

者们一起努力,收集史料、挖掘故事。把巡展兼做成寻访,是这个馆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纪念馆在那年11月悄然开张。80多岁的亲历者王发良义务当着讲解员。陈俭很想把他的讲解拍下来,可好不容易筹到借高清摄像机、摄像师的钱,王发良去世了!这事使陈俭猛然醒悟:纪念馆在与时间赛跑!他立刻关照每个志愿者:见到参观者进来,要迅速判断是否犹太难民,是的话就抓紧沟通。
2009年,有位老太太带着一柄檀香扇到

前不久的一天夜晚,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希拉穆仁大草原,一场别开生面的烤全羊剪彩仪式,正在一个偌大的蒙古包内热烈而隆重地进行着。我和老伴应邀参与此项活动,在仪式中还有幸充当了一回“王爷”和“王妃”的角色,亲身体验了富有民族风情的蒙古饮食和蒙古文化。在接受最尊贵礼仪的过程中,萌生更为真切的感触,留有难以忘怀的印象。

烤全羊是蒙古族接待尊贵客人的一道传统名菜,被称之为餐中之尊。全羊宴席是从元朝宫廷御膳继承下来的,其色、香、味、形俱佳,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蒙古特色,在清代宫廷尤受青睐。古往今来,享用烤全羊,在这里一直是宾客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不但体现主人对客人的尊重,更用隆重的剪彩仪式表达主人的真诚。烤全羊剪彩仪式,不啻是蒙古族最古老、最传统、最高规格的礼仪。它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程序,可以说不仅是食品的大餐,更是蒙古族民俗文化的大餐,凡是身临其境的人无不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事实也正是这样。这前不久的一天夜晚,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希拉穆仁大草原,一场别开生面的烤全羊剪彩仪式,正在一个偌大的蒙古包内热烈而隆重地进行着。我和老伴应邀参与此项活动,在仪式中还有幸充当了一回“王爷”和“王妃”的角色,亲身体验了富有民族风情的蒙古饮食和蒙古文化。在接受最尊贵礼仪的过程中,萌生更为真切的感触,留有难以忘怀的印象。

围道:“我和‘王妃’主要占了年龄的便宜,因为在今天的宾客中我俩是最年长的一对,再过两年就将步入金婚之年了。千句并一句,承蒙大家抬举,对于如此尊贵称誉,我偶可是受宠若惊,愧不敢当!知恩必须图报,我俩真诚企望好运永远和各位相随,祝工作顺利,阖家安康!”我的话音未落,厅堂里顿时爆发出掌声和欢笑。此刻,两位如花似玉的蒙古族姑娘款款走来,向我们献上

上海人家每到秋天喜欢生煮桂花糖芋艿,唐人王维句:“香饭青菰米,嘉蔬紫芋羹。”烧糖芋艿要挑红梗芋艿最好大小一致,生时要皮,比较麻烦,我家是把若干毛芋头用旧布包着双手用力在水泥地上摔打,皮会落下,洗净,芋头光滑,洁如白玉,煮酥,放赤砂糖,外婆说烧时放一点老碱,撒些糖桂花味道更好吃,客人来,端上一小碗酱红色的糖芋艿,鲜亮诱人,入口香糯甜软,汤汁和胃,老人最爱。

莲藕,夏秋美食,嫩藕切片生食最佳,选藕要拣三角形,孔小肉壁厚者为宜,圆桶形者孔大肉壁薄的老藕搅碎圆片可以自制藕粉。坊间老话“男不离壮,女不离藕”,女孩食藕可补血润肤。旧时上海石库门人家煮糖藕用糯米、桂花、碱、红糖、红枣,将藕的一端切下一小块,用筷子灌糯米,一边用筷子戳紧……煮藕锅底铺张箬叶,不会粘底,烧好后的藕汁加酸梅勾兑熬汁淋在藕上冷后切片,糯糖藕的回味,让时光慢了下来。

访。陈俭一看,断定是当年实物,忙问:“我们这里只有图片,您能否把这东西给我们?”不料,老太太答得动情:“全世界许许多多犹太博物馆,可以捐的我早就捐掉了;没捐的,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不能捐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生命的一部分”之说,深受震动。

2010年开始,由于积攒了一定的人脉,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犹太人博物馆、犹太难民建立了联系,照片、物品、故事的征集渐渐顺利起来。每每征集到意想不到的新东西,他们都忍不住欣喜若狂,“那是把生命的一部分挖出来给了我们啊!”
世界巡展,选的都是与这一历史事件有关的地方。2012年到了以色列,2013年、2014年到了美国、匈牙利,2015年到了澳大利亚。当地人见到报纸预告,主动与上海人联系。好几处开幕式还没开始呢,捐赠的文物已送到现场。他们还到处出击,接触老犹太人,请大家帮忙捐东西。

与时间赛跑!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他比大多数犹太人还要了解犹太史。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加州有一条壮丽的海岸线,一路上能在礁石上看到晒太阳的海狮,在沙滩上看到死去的月亮海蜃,一路上都在传说中鲸鱼出没的海边走过,一路上都能听到它们在大海里出现时的传奇,它们在海面上喷水柱,它们时不时跃过海面,举着它们长刀般的鱼鳍,它们的水下好像一大块阴影,等等等等。它们夏天去了阿拉斯加,它们春天才回来生了小孩。

海岸线上常常能看到零星的水族馆,有些过去是沙丁鱼加工厂,现在铁皮大房子里不杀鱼了,造了巨大的水池,给大家看海里优美的生物。我在那里见到了许多水母,从未想象过,水母竟然如此优雅精美。橘红色的,银白色的水母拖着漫长的裙边,在水中缓慢移动,那些柔软细腻而且漫长的裙边在水波里漫天扬起,它们的模样就犹如少年时代读过的诗句,对于满怀向往的漫长人生那样,不可置信的完美。在它们面前,人们只是睁大了眼睛。

大海是人类无法前往漫游之地,在岸边那些峻峭的岩石上,总能看到有人眺望着大海。或者在大风呼啸的沙滩上听到关于大海的各种传言。海岸是大海的镜子,总是倒映着大海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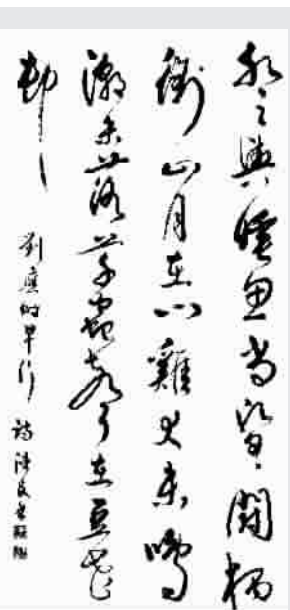
洁白的哈达,继而一位手捧三只银色酒杯的蒙古族姑娘,唱着甜美的祝酒歌向我敬酒。我按照当地习俗,用左手接过酒杯,并用右手无名指蘸酒弹额,一敬天,二敬地,三敬自己,然后高举酒杯,一杯接一杯,三杯竟然一饮而尽。其实,平时我并不嗜烟酒,东道主善解我意,事先打通“关节”,致使杯中酒都是用茶米代替的。剪彩仪式的最高潮,当属司仪让我接过锃亮的蒙古刀,并与“王妃”共同掌控,在烤全羊的头部先横后竖地划个“十”字,然后由蒙古族姑娘在上面割下一块肉,塞进我的嘴里,让我优先品尝。这时,司仪还让我用筷子夹起系在羊头的大红花,并高高举起,频频向大家挥动,它预示着吉祥和幸福将会传送给每一位尊贵的客人。至此,我和“王妃”总算完成了任务,回到各自的座席。

说实在的,我和老伴都不谙表演,从未在舞台上扮演过什么角色。这次

为了营造一个欢乐喜庆的气氛,便恭敬不如从命,一切听从主人的安排。问心无愧的是,我和老伴都尽了最大努力。虽然我俩身为“王爷”“王妃”的一言一语、一招一式,有时免不了要出点洋相,闹点笑话,但大体上还差强人意。事后,不少同行者鼓励我说,你俩作为“王爷”“王妃”的扮相可圈可点,慈祥端庄,不负众望。这是我俩怎么也未料到的。

散席后,宾客们纷纷走出蒙古包,争相参加篝火晚会。在广袤的草原上,串串烟火随着啪啪作响,腾空而起,在夜幕下绽放出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礼花。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人们纵情欢唱,翩翩起舞,那歌声、琴声伴着说笑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夜光杯



书法

周德民

登舆睡思尚昏昏,斗柄衔街月在门。鸡犬未鸣潮未落,草虫声在豆花村。 刘应时《早行》

